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子略卷三

宋鄞縣高似孫續古撰

戰國策

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子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而辨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

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攷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闕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其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歎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用功深也予遂效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管子

尹知章注三十卷
附管子指略二卷

古者盛衰之變甚可畏也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
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
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
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
破鑿變徙剗蝕而迄無餘脈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
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爲農天下
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騁之以
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所以
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也哉

而況井田既壞槩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
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繫誰之咎耶漢唐之
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
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
區區有心於復古者而卒不復可行蓋三代之法其壞
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劉邵之志
人物也曰管仲曰商鞅皆以隸之法家李德裕以邵之
案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至以管仲與商鞅俱
人物之品往往不倫德裕顧未嘗熟讀其書耳邵所謂

皆出於法者其至論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使齊盡變其功利之習僅庶幾於魯耳然則安得而變哉聖人非有志於變齊也古之不可復也爲可歎耳

尹文子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示懼之

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齊等之法理服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熟攷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熏烝染習變幻埤闡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

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韓非子

士生戰國才不一伸抱智懷謀其求售殊切切亦可憐也商鞅以法治秦李斯又以法治秦秦之立國一出於刑罰法律而士以求合者非此不可始皇一見韓非之書喟然歎曰寡人得見斯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始皇所以惓惓於非者必有所契者今讀其書往往尙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

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之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生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墨子

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

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其爲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秦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爲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闢可也唯其言近乎譌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不可不加闢也嗚呼孟子之學一於羽翼羣

經推尊聖人者歟異時有繼子者脩墨子之業唯曰勸善兼愛墨子重之嗚呼學墨子者豈學此乎

鄧析子

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馱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馱於是爲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興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

三
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厲爲神乎析之見
殺雖猷之過亦鄭之福也

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寶
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老氏表莊列皇皇乎清
虛沖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上旣不知其
人之僊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
有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來獻其書書褒所作也按漢
略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以趨世好迎上意

耶今讀此編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諸呂氏春秋新
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
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固
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元又以爲空言之尤皆足
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王褒所作者

鵬冠子

春秋戰國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者不得其時不
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間無所泄其
謀慮智勇大抵見之論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

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
念有以怵其心利害之機有以蕩其慮而特立獨行之
操不足以盡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爲書不出於黃老則
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鵠冠子而已也柳子厚讀賈誼鵬
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鵬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爲
鄙淺唯誼所引用者爲甚美餘無可言者列僊傳曰鵬
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鵬爲冠莫測其名著書言
道家事則蓋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
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

可謂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至曰鳳鳥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
神矣

孫子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魯兵也不重傷不禽二
毛不以阻隘明恥教戰宋兵也少長有禮八節和睦晉
兵也制國作政以寄軍令齊兵也僕三千人有紀有綱
秦兵也伐晉之舉喪乃止焉楚兵也周衰制隳法蕩政
不克綱强弱相陵一趨於武侈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

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尙訓齊庶
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
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
詐凡其言議反覆奇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奮故詩
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餘澤矣先儒曰無以
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
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爲強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廬旣
以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術不行於他國特
見信於吳而武之言兵亦知爲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

如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吳子

自有春秋而天下日窮於兵孫武以言兵進於吳吳起以言兵售於魏各以書名家然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歎曰美哉山河之固國之寶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質於經求之